

日本藏

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



日本藏

第十册



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

賈貴榮
輯

第十冊 目錄

日本訪書志卷十一—十七	一
日本訪書志補	三七一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四四三
書名索引	五三七

初學記三十卷

明宗文堂刊本

今世行初學記以安國本爲最舊其書刊于明
嘉靖辛卯其本亦有二其一邊口書九洲書屋
者安氏原刻卽天祿琳琅所載本其一邊口書
安桂坡館者覆安氏本也其書中墨丁一依安
氏而較多則刻梓人之爲書首秦金序挖去郭
禾二字嘉靖十三年甲午晉藩又以安本重刻
墨丁一仍其舊而少劉本一序有晉藩刻書引
又至萬厯丁亥太學徐守銘又以安本覆刻有

茅鹿門序書中墨丁皆補刊有以所引原書校
補者有憑臆填者又有陳大科刊本亦安本之
枝流也又有萬厯丙午虎林沈宗培所刊巾箱
本前亦錄鹿門序而截去近代錫山云云以下
蓋借名以行世也其書分爲三十二卷每類詩
賦有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增入者顧誤字差
少蓋沈氏以他書校改也古香齋本似以安國
之卷第而據沈氏爲底本然以嚴鐵橋所刻宋
本無不違異者唯明嘉靖丁酉書林宗文堂刊

本劉本序後有木記云近將監本是正訛謬重
寫雕鏤校讎精細並無荒錯買書君子幸希詳
鑒其三十卷後有跋云初學記三十卷宋後刻
于麻沙今歲書林鄭逸叟再購以板其書上天
下地明陽幽陰貴人賤物無不核也經典史冊
方言小說長賦短詩無不取也門分類綴大且
勤矣以鈔本而贗字殘簡爲多猷觀於予予謦
隘弗敢讎也敢求正于識奇字記雜書如揚子
雲鄭康成君子云時嘉靖丙申冬壺雲子後跋

其書題新刊初學記首卷有總目每卷無總目而於每類下題目錄出附首卷其餘堅奉敕下有撰字劉本序形名不作刑名與鐵橋說相應書中訛文奪字觸目皆是知其未以安本植改者按鐵橋言第二十五卷至三十卷有二十餘翻與安本大異而未言在何類今略校之則第二十五卷火類一葉半廿六卷并類半葉廿八卷李類柰類桃類櫻桃類共八葉廿九卷狗類一葉半三十卷雞類後半葉鷹類前半葉蟬蝶

螢三類共六葉鐵橋謂安氏所得係殘本而其
館客郭禾輯補之今按安氏本非殘缺乃漫漶
不可辦郭君以其不能辦者以他文補之其能
辦者仍夾置其中然已大非東海之舊若非得
宋本發其覆如此本刊刻之草率縱有異同亦
將士苴視之今宋本未知尙在人閒否嚴氏稿
本亦未墨諸板則此本當什襲藏之至其誤處
宋本已然此更加劇非裒集羣書不能撫也癸
未十月據森立之訪古志稱其楓山官庫有北

宋本余本擬借出一校因歸期在邇故不及附
記于此俟後之留心古籍者
丁酉赴上海得歸安陸氏羣書校補乃知嚴鐵
橋校本尙有傳鈔者惜近日川中重刻本未據
其校文改訂也

初學記三十卷

明刊本

明嘉靖甲午錫山安國刊本首有秦金序稱其
與塾賓郭禾相與校讐釐正遂成完書以後晉
府刊本徐守銘甯壽堂本陳大科諸本皆源于

此

古香齋刊本亦源
此而略有校訂

國朝嘉慶間嚴鐵橋從孫

淵如借得宋刊本以安本對校乃知其末數卷
與宋本大異鐵橋謂安國得不全本倩郭禾補
之以秦金序證之其語似不爲誣又證以余所
得明宗文堂刊本益信嚴說之確去年從上海

得歸安陸氏所刊鐵橋所校初學記札記一一

過錄于此本上

嚴所校據徐守銘本陸氏所刊氏本過錄間有安本不誤而徐

又從陳大科

乃知非特嚴氏所舉之數卷而全

書中刪節不爲少

大抵事對中宋本所引稍煩標題相應而止或已見上文

安本則但錄其與本則以見

者宋本多複舉安上文招之竊怪郭氏所補諸

類亦頗能采藝文御覽諸古書又其所刪字句

皆照標題裁斷亦非漫然脫漏而亦有宋本與

標題不照而安本合者

如皇部編珠連貝宋本尙書中侯二十三字

何以明明可考補之字不爲之翻檢原書乃留

如許墨丁據鐵橋言宋本勝處固多誤亦無算

乙亥夏始以淨徐疑若譌謬灼然者置不復載本錄取其長仍其陸氏刻本蓋傳錄其淨本也

余所藏宗文堂本其所長一一與嚴校相應而

其誤處反數倍于安本想嚴氏所云宋本者亦

相去不遠據陸氏所言嚴氏本實是元本非宋本余意安國所據

之本必非嚴氏所見之本不然何以能校如許

誤字而反留習見之墨丁乎或者其所據爲宋大字善本其與元

本大異之處則由向來所傳如出惜未得日本楓山官庫所藏

宋本一校錄以決斯疑耳

中本一效以爲準

向來無所不有 前未得日本感山宮道祖

本大興文銀帳也 贈者而以留

之本必非羅月也良之本不然何以指對

昧去不彰 實見元本非宋本 余意以圖

其贈與又嫌前于受本昧羅月也云宋本皆衣

余則感宗天堂本其祖身一一與羅月時歌而

本羅月其身而其型乃本蓋前親其本

了文更故以形符錄并羅月以形音看不

收信墨下林熾謝言宋本祖與因送贈亦無

幼學指南鈔三十卷

殘本

日本古鈔本兩面鈔寫爲蝴蝶裝四邊外向日本卷子以下此式爲最古蓋北宋刊本裝式亦如此也今存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第十八第三十又三冊殘本不知卷數一寶貨部下一衣服部一音樂部第三十卷爲鱗介蟲牙類故知書止三十卷也書法甚古以日本書體紙質衡之當是八九百年間物每條有題所引古書至六朝而止細核之蓋從徐堅初

學記鈔出而其文字則遠勝今本蓋此從卷子
本出也

學記南燈三十卷

古鈔蒙求一卷

卷子改裝本

李瀚蒙求唐志不著錄崇文總目始載之按唐志有王範續蒙求三卷則知必有李瀚書傳刻者脫之日本所傳本有二種一爲舊注本卽李瀚自注一爲徐子光補注本自補注本行而舊注本遂微寬政十二年有龜田興者覺舊注本雖不出書名而所引多逸聞逸事知其必有根據因復據傳鈔數本校刊之謂范張雞黍出于謝承書賀循儒宗出何法盛晉中興書劉寵一

錢出司馬彪李左司記出藏繁終下李德方參
書名徐子光不推究其根源唯據范蔚宗書唐
修晉史私用芟祚擅自增損云云所詆頗中其
失獨怪李瀚作蒙求而自注之當必原委粲然
如吳淑之自注事類賦豈有不注所出開學者
釘鉅之門唐人無是也余乃得此古鈔本一卷
其原係用墨絲欄作卷子本後乃裁斷改摺本
字體古雅墨色沈厚絕似古鈔玉篇放部及卷
子本左傳相其筆跡當在唐宋間有禰家藏書